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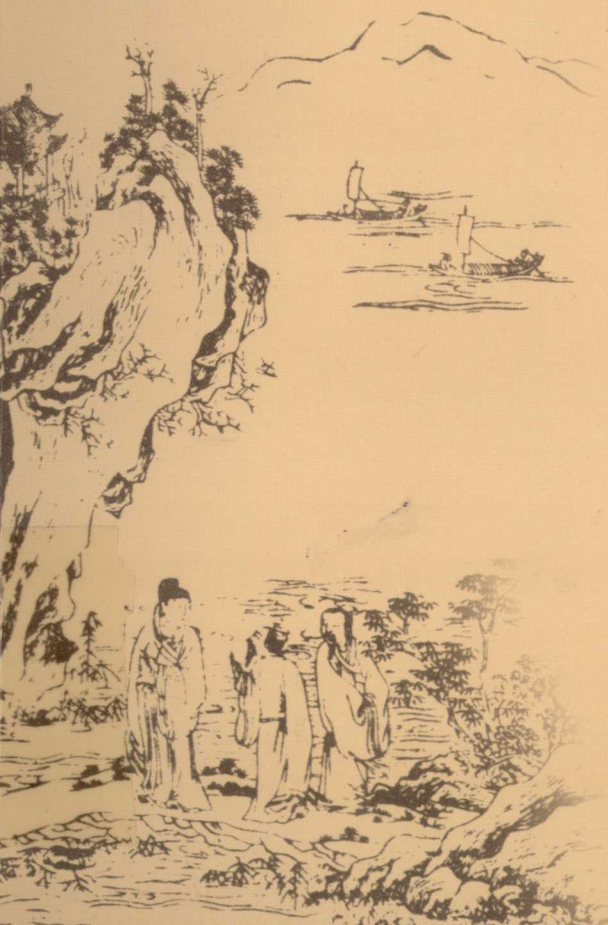
清华古典文献研究丛刊

# 宋才子传笺证

北宋后期卷

主编 傅璇琮

本卷主编 张剑



辽海出版社

1475059

清华古典文献研究丛刊



# 宋才子传笺证

北宋后期卷

主 编 傅璇琮  
本卷主编 张 剑



淮阴师院图书馆475059

辽海出版社

©傅璇琮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才子传笺证. 北宋后期卷 / 傅璇琮, 张剑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451-1722-6

I. ①宋… II. ①傅… ②张… III. ①作家—评传—  
中国—北宋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1210号

责任编辑: 于景祥 柳海松 刘英楠 陈晓玉  
封面设计: 顾季  
版式设计: 廖海  
责任校对: 廖海

---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473  
E-mail: dszbs@mail.lnpgc.com.cn  
<http://www.lhph.com.cn>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辽海出版社

---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张: 31.25  
字数: 604千字

---

出版时间: 2011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 编 委 会

主 编 傅璇琮

本卷主编 张 剑

本卷副主编 彭国忠 朱 刚 刘成国

编 委 (按姓氏笔画)

王兆鹏 辛更儒 张 剑

祝尚书 程章灿 傅璇琮

## 总序

20世纪80年代，我曾邀约二十几位学者，共同进行《唐才子传》的校勘和笺证工作。从笺证的内容说，要求做到这样三点：（一）探索材料出处；（二）纠正原书所记史实错误；（三）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唐才子传》所列专传者为二百七十八人，按照上述要求，无异是对唐五代著名诗人作全面的生平考证。我在该书“前言”中就特为提及，想通过现代学术规范的笺证方式，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作家生平事迹研究的成果，“希望这本书能作为有唐一代诗人事迹的材料库”。

《唐才子传笺证》，在笺证方面，我除了自己所作外，邀约二十几位学者参与，这种以个人专长与集体协作有效配合的方式，确实收到明显的效果。第一册于1987年夏出版，前辈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瑶先生写信给我，称赞此书“罗致各方力量，合力完成，确系功德无量之举”，并说这种组织方式与体例安排，“富时代特色”。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来信说，这样做“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也正因此，我长时期以来，就想继此作一部宋代文学作家生平事迹考证的汇集之作。我于1986年冬，曾在《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想法》中，提出“可以组织一套中国古典作家传记丛书，凡在中国文

学史上有过贡献，有其特色的作家，从屈原开始，到清末，分别写出传记”；并云，这套传记丛书，要立足于信实，从材料辑集、考证出发，体现撰写者的独立研究，“则将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工程，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影响”（《文史知识》1986年第12期，中华书局1986年版）。

我想，这当是这次我与学者合作，共同撰写《宋才子传笺证》的学术心愿。

我于2008年2月就职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自3月起，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即与中文系主任刘石教授商议，正式启动《宋才子传笺证》工程。自2008年上半年开始进行编纂工作，确定五个分卷，即北宋前期卷、北宋后期卷、南宋前期卷、南宋后期卷、词人卷，并约定五位著名学者担任此五个分卷主编，即四川大学祝尚书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剑研究员、黑龙江大学辛更儒教授、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工作进行顺利，至2010年下半年全部成稿，交辽海出版社，并议定于2011年出版，则前后为四年。而《唐才子传校笺》，编纂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至1987年夏始出版第一册，至1990年底，才出版最后一册（第四册），至少历经八年，全部字数为一百四十万字。而现在这部《宋才子传笺证》，总字数恐有二百七十万字，为《唐才子传校笺》之一倍，确可引人深思。

于此再略作比较，当亦可见出《宋才子传笺证》的特色。

第一，前已记述，《唐才子传校笺》列为专传者为二百七十八人，而我们现在这部《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前期卷》为七十三人，《北宋后期卷》为八十一人，《南宋前期卷》为六十四人，《南宋后期卷》为八十七人，《词人卷》为八十

人，总数为三百八十五人，极多于《唐才子传》。这应当说更能体现宋代文学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创作情况。张剑先生在《北宋后期卷》“前言”中就提及，此卷“基本上囊括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家，对于全面了解北宋后期文学生态和士人精神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么多人，现代各类文学史著作是不能比拟的。词人卷八十人，实则在其他四个分卷，还有突出成就的词人，如欧阳修、苏轼、陆游、杨万里等等，这可以说是当前宋代词人事迹的材料库。又如宋代诗话，是古代诗歌理论的突出文体，甚有特色，过去郭绍虞先生已有《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书，但对诗话著者未有详考。我们这次请上海大学刘德重先生筹备，约请相关学者如四川大学陈应鸾、兰州大学魏宏远，及林建福、颜庆馀等名家，对有事迹材料可辑者的诗话著者，约二十余位，详作考证。这也是当前宋诗话研究的新进展。另还可以一提的是，当代不少文学史著作及有关论著，确有“重北宋，轻南宋”的现状，王水照先生近年所作的《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明确提出，南宋文学史当是一个特定时段的文学史，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重要历史地位。我们这次五个分卷人数安排，也可显示南宋文学的重要历史地位：如前所述，北宋前后卷共一百五十四人，南宋前后卷共一百五十一人，而词人卷八十人，其三分之二当为南宋时期，则南宋诗文词作家，当有二百人，即大大超过北宋。同时在具体笺证中，读者当可观察到南宋作家甚有特色的政治表现、文学活动与创作风采。这应当说也是体现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特色。

第二，前曾提及，《唐才子传校笺》参与笺证者有二十余

位学者，经核实，为二十二人。而我们这次参与《宋才子传笺证》的撰写者，仅《北宋前期卷》就有二十六人（见《北宋前期卷》“前言”），再加上其他分卷，则撰写者人数当为《唐才子传校笺》的好几倍，这也可体现我们这部书集体协作的一大特色。经谨慎邀约，有好几位极有声誉的前辈学者，如王水照、刘德重、陶文鹏、刘扬忠、莫砺锋、沈松勤等，但绝大部分为中青年学人，“学界后起之秀”（程章灿先生之《南宋后期卷》“前言”）。又正如《词人卷》主编王兆鹏先生在“前言”中所说：“《词人卷》的作者团队，不乏词界的老成精英，尤多后起之秀。”我又非常欣赏辛更儒先生在《南宋前期卷》“前言”中所说，此卷著者“既有老一辈名望甚高的学者，也有近年来新起的优秀学术人才，他们所撰写的稿件都为本卷增添了光彩”。这应当是《宋才子传笺证》的当代学术进展特色。

第三，《唐才子传校笺》以元人辛文房作传，当代学者作笺，《宋才子传笺证》则因前人并无作传，故每篇传、笺皆为当代学者同一人所作。我们这次所作，似乎有“自我作古”之嫌，实则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结合的体例创新探索。也就是说，传文对传主之生平、政治行迹、文学交友、创作特色、才情气质、著作流传等，提供基本线索，同时辑集有关文献材料，加以梳理、考证，希望对宋代作家的个人行迹与宋代文学、文化的整体风貌，作出信实、生动并多元的探索。尤可注意者，这次笺证，一方面充分吸收当代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尽量纠正过去史书及现代文献整理的疏失：如有不少处纠正《宋史》之误，又如《南宋前期卷》之刘学箕传笺证，考出《全宋诗》所辑刘学箕诗，其第二卷五十四首诗，皆非刘之所作。这确如辛更儒先生在《南宋前期卷》“前言”中所说，



《宋才子传笺证》这次体例创新之作，“不仅对既往宋代文学文献研究作了总结，也必将为开展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基础和文献依据”。在撰写过程中，不少青年学者也都深有所感，西华师大马强才同志（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于2009年1月寄来所作王直方、韩驹、李彭三传，他并致信于我，说前所收到的样稿，“让我对宋代文学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也使我对学界的最新研究情况有了更加直观的体认”。

在编辑过程中，我又有学术合作、团结之深感。2008年上半年启动初，我即顺利邀约了五位分卷主编。这五位主编，我都有学谊：王兆鹏、程章灿、张剑三位的博士论文答辩，我都曾前后参与，1991年还为程章灿所著《魏晋南北朝赋史》作序。2004年，又应邀为祝尚书先生专著《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撰序。辛更儒先生几部有关宋代作家文集的整理、研究与出版，也曾与我联系。他们担任主编后，参据我提供的各卷名单初稿，细加核补，又好几次与有关分卷主编商议，调整名单，工作量很大。这应当是这部《宋才子传笺证》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启动开始时，我约请清华大学中文系谢思炜教授撰写吕本中传笺证，我自己撰范成大、陆游两传笺证，作为样稿分寄有关学术者，以供参考。后陆续收到学者所撰稿件，我一方面自己审阅，交换意见，一方面又选择作为样稿分寄各卷。有些学者接到样稿，也经细阅，提出修改意见，如四川大学陈应鸾教授所作《张戒传笺证》，我分寄后，就收到辛更儒先生及浙江大学陶然先生酌商意见，既确切又细致。张剑先生在《北宋后期卷》“前言”中说，“撰写者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这种对学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曾长期在出版社工作，确有审稿及与学者作学术交流的习惯。如四川大学陈应鸾教授作有《胡仔传笺证》，他于2009年2月致我信，谓《(道光)徽州府志》有记胡仔材料，但他在成都未能见到此书，我就应嘱到有关图书馆查阅，补寄给他。又《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刊有《西清诗案考》一文，我就转告陈应鸾先生，谓此与蔡條之《西清诗话》有关，请其参阅。而更望读者关心的是，各分卷主编，不仅商议、确定各卷名单，约集众多学者撰稿，还更细心审阅。辛更儒先生在“前言”中说，他审稿时注意于“统一体例，以求学术规范”。尤其是王兆鹏先生，他对收到的每一篇稿子，“都认真修、改、补、校——修润行文，改正疏误，补增史料，校核文献”。他在台湾一所大学教课时，审阅《朱淑真传笺证》，发现所引田艺蘅《诗女史》，未注明卷数，怀疑未引原文，仅录自第二手材料，于是就两次到学校图书馆核查。他在《词人卷》“前言”中有详细记述，请读者参阅。我觉得，我们这部《宋才子传笺证》，不仅撰稿人多，且互相认真合作，这为当代学术团结提供既堪深思又含深谊的切例。我对参与此书编撰的学者深为感谢，也是我作古代文学、文献研究整理的再次自勉。

2011年2月于北京

## 前 言

《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后期卷）的撰写，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总主编傅璇琮先生的直接指导和帮助。具有浙东学派务实精神的傅先生，不仅规划了《宋才子传笺证》的总体框架，而且积极协调作者，亲自审阅稿件，经常来信督促进度并指出应该注意的问题。如今，保存在我抽屉里的傅先生的来信，多达数十封，它们见证了《宋才子传笺证》诞生的具体过程，也因此必将成为当代学术史上一批珍贵的资料。

本卷收录北宋后期才子八十一人，范围较广，基本囊括了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家，对于全面了解北宋后期文学生态和士人精神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北宋后期，由于党争的性质使政见之争变质为意气报复，经济上的改革引发了社会相对的混乱，科举和文化政策的禁习诗赋似乎也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特别是徽宗朝的文学生态已经变得相当恶劣，士人的精神面貌也较为萎靡不振。但是，通过对本卷所收才子的分析，我们会有别样的发现。因为这些才子中，除了人数规模较大的苏门文人集团和江西诗派外，还有湛深经术、练达事务的范祖禹；为人至刚、古诗疏朴老直，有元结、孟郊之风的郑侠；孤介寡合、文辞雄

伟的陈辅；志在学术、著述等身，又精擅七律的陆佃；主张诗须有“余味”，而好论人短长的魏泰；性格特立独行、文风雅健沉雄的晁说之；下笔造语，不肯蹈落前人的李新；长期侍从宫闱，深得代言之体的慕容彦逢；兼受王安石、苏轼影响的赵鼎臣；文风明畅、秉性刚直的王庭珪；诗风有李白之豪狂和李贺之奇诡的欧阳澈；文采风流如晋宋人物的张嶷；养气自安，诗文风格多样的朱翌、范浚等等，文学生态尚算多样，士人面貌也还多彩，似与我们通常的经验迥然不同。有的研究者也注意到这种现象，如王祥教授在《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一文中，将北宋诗坛分为太祖、太宗、真宗时期（960—1022）；仁宗时期（1023—1063）；英宗、神宗、哲宗时期（1064—1100）；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四个时间段，然后通过对卷帙浩瀚的《全宋诗》有关数据的统计，指出：“第一期62年，诗人523人，人、时之比为8.4比1（即平均每年有8.4人）；第二期40年，诗人767人，人、时之比为19比1；第三期36年，诗人858人，人、时之比为23.8比1；本期只有25年，却有诗人765人，人、时之比为36比1，比第三期增长了12个多百分点，比第二期增长了近一倍，比第一期增长了近4.4倍。从第一期到第四期是一条明显攀升的增长曲线，正清晰而形象地描绘出北宋诗歌发展的运行轨迹。”“从上面所描述的四个时期的诗歌发展来看，增长曲线直线上升，至北宋末达至最高点，无论是从诗人分布的范围，还是从人、时之比例，都无可争议地证明徽、钦宗时（也包括南渡初在内）是北宋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

这种有意味的发现，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实际图

景，也许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和丰富。《宋才子传笺证》有针对性地对传主生平交游、政功著述、才情气质、知识结构、家族背景、人生信念等做了梳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可以开发的文学和文化知识资源，而且个案的积累必将使全局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可见，宋代文学和文化的整体风貌、生命过程和总体精神也可望得到更为生动、深刻和多元的呈现。

《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后期卷）的撰写者名单，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宋代文学研究界的一次盛会。其中除了老当益壮的前辈学者王水照、陶文鹏外，还有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知名学者莫砺锋、陈应鸾、周裕锴、谢思炜、王兆鹏等，六七十年代的实力派学者郑永晓、吕肖奂、彭国忠、朱刚、凌郁之、刘成国、周扬波、颜庆馀等，另外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方星移、马强才、侯体健、王星、韩立平等。这样，老、中、青三代学者集体亮相、协同作战，为完成课题提供了人力的支持和保证。

更为可贵的是，各位撰写人员工作负责，态度认真。如王水照先生，负责撰写苏轼、苏辙和苏过三人，他先是让合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论著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写出初稿，又逐字逐句予以修改润色。周裕锴先生和彭国忠先生合撰的惠洪传，郑永晓先生负责撰写的黄庭坚传，皆材料繁富，且纠正过去史书失误，可说是目前为止关于传主生平最为简明准确的介绍。我们如果知道周裕锴先生刚刚出版了他的五十五万字的大著《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郑永晓先生早有《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问世，新近又编辑完成了《黄庭坚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版），就决不致认为之前的评价有丝毫夸张。在撰写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体例不合，取舍未当，甚至个别材料有误的现象，每当这个时候，撰写者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这种对学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

本卷在撰写时基本遵循了傅先生提出的要求：即“传”不必为《宋史》传本身，而是大致叙其生平事迹，着重于文学活动及与其他文士的交往；“笺证”是具体记述作家事迹，也可订正过去记载之误，实际上是一篇作家事迹考。传主有正史或知名度较高、研究成果较多者可略写，重在材料的取舍；不知名或前期研究成果较少者可适当多写，重在填补空白。

如苏轼传和陈师道传，都是学术界的热点，研究成果丰富，本卷的撰写者取舍精当，文笔雅致，要言不烦地展现了苏、陈二人的个性与才气；陆佃是宋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关于其研究成果向来较少，而魏泰、黄裳、华镇、晁说之、赵鼎臣、李正民、孙觌、王铨等人《宋史》中甚至无传，因此对他们的传笺就显得相对细致。

在具体传笺过程中，本卷不仅注意吸收当代成果，并力求推陈出新，纠正过去史书及当代文献研究的疏失，为之填平补阙处甚夥。兹举数例如下：

陆佃，《宋史·陆佃传》云：“安石卒，佃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迁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传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出佃迁吏部侍郎在元丰八年十二月，王安石元祐元年四月卒，而佃二月已为《实录》修撰官，七月徙礼部侍郎，《宋史·陆佃传》叙事颠倒错乱。

黄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元丰二年进士第一人”；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称“元丰二年三月”，

“试特奏名进士黄裳登进士第”。传笺据黄裳《演山集》及《宋登科记考》等史料，考出黄裳登第于元丰五年。又考出《全宋文》据《宋稗类钞》补录黄裳《状元及第谢启》之佚文实出自黄裳《谢赐燕表》，陆心源《宋史翼》中所云黄裳《游仙记》实即《游山院记》之讹。传笺还细考出《黄公神道碑》述哲宗朝之仕履“秘书省校书郎、太宗正丞、尚书考功员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一段疏略颠倒处。

张耒生年，有1054年、1052年、1055年三说，传笺根据元丰二年张耒谒见曾巩之事，时张耒二十五岁，定其生年应为至和二年（1055）。

刘跂仕历，《全宋文》仅言历亳州、曹州教授、管城令，累官朝奉郎，传笺考证出其历雄州防御推官、知江州彭泽县，其后改管城、蘄水，主管成都府永宁观；政和中，尝为开封临河县丞；又以被谗言，编管寿州，以及出使辽国等事。

吴可，《宋史》无传，传笺不仅考出同时代有三个吴可，而且考出金兵入侵后吴可经历及诗学经历。

李正民，《宋史》无传，行历未详。论者皆据其《大隐集》中所收《知湖州到任谢表》、《知洪州到任谢表》、《知温州到任谢表》、《知婺州到任谢表》诸表，断定其曾知此数州，自四库馆臣，直至今人编《全宋诗》、《全宋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对此多无异议。传笺细绎诸表内容，并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考出此数表皆为李光撰或正民代李光撰，正民从未知洪州、湖州、温州、婺州。

王安中，籍贯有多说。《郡斋读书志》言真定，《两宋名贤小集》言阳曲，《宋史·王安中传》言中山阳曲，《曲洧旧闻》称中山无极人，《全宋诗》以之为山西太原人。传笺据其

《初寮集》自称“定武王安中履道”、“定武王某”，又据《宋史·地理志》三河北路分东西，真定、中山属河北西路，而中山府辖七县，无极、曲阳皆在。推定安中为中山无极或曲阳人（今属河北保定市），其作阳曲者，误。

孙觌，其传记今人多取《孙觌研究文集》所收所谓汪应辰撰《鸿庆公（孙觌）家传》及周必大撰《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孙公（觌）墓志铭》，传笺考出二文纪事多误，如与东坡属对事系年误，又误觌历官“直学士院”为“翰林学士”、“侍御史”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为“吏部尚书”、“徽猷阁待制致仕”为“龙图阁待制致仕”，尤其宣和中为苏轼文集破禁之举，显系移植梁师成事，从而证实两文为伪作。

范浚，《宋史》无传，明胡应麟《范香溪先生文集序》云范浚“兄弟同气凡十人，九人皆登制科、跻臬仕，独范先生以布衣终其身，而独以著述显”。传笺据范浚《香溪集》中《右朝请郎致仕范公（范溶）墓志铭》，考出范浚长兄范溶是门荫出身，未登科举，胡应麟言“九人皆登制科”之言不实。《兰溪香溪范氏宗谱》卷一《历世宦迹》云范溶登崇宁丙戌五年进士，光绪《兰溪县志》卷六《科第表》云范溶崇宁癸未二年进士，亦皆虚语。又指出民国叶渭清曾撰《范香溪先生年谱》稿本一册，今藏衢州市博物馆，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云该谱下落不明，不确。

如此种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才子传笺证》的学术价值。

总之，《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后期卷）的顺利完成，与傅先生的关心指导和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由于撰写周期较长，兼之成于众手，行文风格和撰述水准



难免参差不齐，疏漏、错讹也在所难免，真诚希望方家批评指正，以便将来修订完善。

张剑

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